书香文韵

传记文学作品《流风》创作出版研讨会在江阴举办

近日，由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主办的“文脉永流传——《流风》创作出版研讨会”在江苏省江阴市举行。与会专家高度评价本书，认为在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出版这样一部作品恰逢其时。作品以文学家、音乐家、教育家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三兄弟为主线，讲述了刘氏三兄弟为弘扬民族文化事业呕心沥血的传奇，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近百年的社会变迁，并借此绘制了一幅中国苦难-觉醒-振兴-崛起图。作品史料扎实可信，可读性强，将史料、叙述、议论融入一体，将风土人情与时代气象化入到人物的成长之中，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

本书作者胡美凤是地道的江阴人，长期在基层坚持创作，笔耕不辍。她与刘氏三兄弟故居比邻而居，自小耳濡目染，听街坊邻居讲述他们的故事，经过长期的素材积累、酝酿思考，创作了这部兼具文学温度、思想高度与情感深度的传记作品。

本报记者 李朝民

江苏南京 丰收节系列文旅活动在谷里举办

“五谷丰登、花香千里”2019中国农民丰收节谷里专场系列活动近日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徐家院举办。活动现场，由当地农民表演的《丰收鼓》、特色情景剧《垃圾分类》及红歌联唱等节目精彩纷呈；“最美新农人”“最美庭院”等新时代乡村振兴模范代表荣获表彰；会场外设立的“丰收谷里、幸福味道”优质农产品展销会，多种谷里特色农副产品齐亮相，更有特色的“丰收饭”引得游客驻足品尝。此外，谷里还分别在金陵国花园和现代农业示范园设置了一系列丰收节特色活动，让农民在活动中晒丰收、享丰收。

近年来，谷里街道立足乡村振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形成了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新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谷里街道以此次丰收节为契机，持续营造强农富农的浓厚氛围，增强农民群众的家乡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奋力谱写“三农”发展新篇章。 江谷轩

山东微山 巧用“碎片时间”办乡村夜校

初冬寒夜，本该一片寂静的山东省微山县傅村街道东村村委会里却是灯火通明。原来，吃过晚饭的村民们正在“儒学讲堂”乡村夜校里参加学习。

为给村民们上好课，村里的挂职第一书记朱素梅特地邀请到微山县著名讲师薛剑授课。薛老师从百姓关心的孝道开讲，结合现实中的故事，把儒学变成生活道理，让儒家经典文化变得通俗易懂，村民们越听越喜欢。“如今时代变化快，什么都要讲技术。农民要想跟上时代，仅仅凭着勤劳苦干效果不好，看书学习提升自身素质能力就是一条捷径。”东村党支部书记吴祥义感慨道。

近年来，傅村街道大力实施乡村文化振兴工程，把弘扬儒学思想和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公共文化服务系列活动之中，依托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乡村儒学讲堂”。利用农村“碎片时间”举办“乡村夜校”，或宣传政策、或征求意见、或讨论村务、或评先评优、或讲德传道，村干部与村民彼此坦诚沟通交流，受到欢迎。 陈雷 乔培培 胡忠

广西永福 “农家书屋”成为脱贫“加油站”

近年来，广西永福县紧紧围绕脱贫攻坚工作，以文化科技扶贫为抓手，充分发挥“农家书屋”作用，将“农家书屋”打造成为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群众脱贫致富的“加油站”。

目前，该县已建立了105个“农家书屋”，实现全县所有行政村“农家书屋”全覆盖，让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该县着力加强“农家书屋”建设，确保每个村级“农家书屋”都拥有党建、文化、哲学、科技等各方面的藏书1200本以上，以满足群众阅读需求。每当一天的忙碌之后或是平时农闲之际，村民群众就三三两两地聚到村里的“农家书屋”借阅图书，学习科学种养技术，汲取精神食粮。此外，该县还以“农家书屋”为阵地，不定时组织种养大户、致富能人等乡土专家举办脱贫攻坚种养小讲座，让贫困群众在这里与乡土专家们面对面探讨交流种养经验心得，学习他人先进经验，增强自身劳动技能，不断加快增收脱贫步伐。

李小林 本报记者 高飞

湖南新宁 崀山脐橙节 飞伞庆丰收

日前，湖南省新宁县崀山镇石田村骆驼峰田园上空，36台动力伞正在空中进行花样编队飞行表演。

为庆祝第五届中国崀山脐橙文化旅游节，由株洲航空运动协会组织的36名国内动力伞顶尖高手，在该活动的高空编队飞行中组成“70”和“5”的字样，分别代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第五届脐橙文化旅游节。编队还拉出红、绿、黄等多种颜色的彩带烟雾，把大型开幕式活动推向高潮。

郑国华 文/图

乡村文化振兴

“东湖青年批评家沙龙”在湖北武汉举行，探讨——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

本报见习记者 陈欣瑶

作为人类减贫史上的一次创举，“精准扶贫”凝聚着新时代的中国精神与中国力量。12月1日，由湖北省作协、《长江文艺评论》编辑部主办的第十期“东湖青年批评家沙龙”在湖北省作协举行。来自驻村工作队、文学创作、文艺研究、新闻媒体等多个相关领域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这一主题展开了活泼深入的交流。当下备受文坛内外瞩目的“扶贫文学”作品群，如《战国红》《人间正是艳阳天》《遣蛇》等，正是本次沙龙的研讨对象。

“让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好起来，是我心中的牵挂。”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省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第一次提出了“精准扶贫”。与“粗放扶贫”相区别，“精准扶贫”意味着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新方式。2019年，“精准扶贫”已走过了6个年头，“脱贫攻坚”迈入关键之年，正在中国乡村各处不断涌现的新容新貌也不断呼唤着文化文艺领域对新一轮“中国故事”的再现与书写。

与会人员对主题的讨论从三个方面展开：“精准扶贫”的政策内涵与实践现状，相关乡村书写的美学经验与文本挑战，本期主题的文化内涵与话语意义。

“精准扶贫”电影《十八洞村》（2017）剧照。

“扶贫人”的写作实践

来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博士研究生潜环首先勾勒出了当代中国扶贫事业的简明脉络。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当代中国扶贫事业的实践对象经历了从贫困地区到贫困县，再到贫困村的具体化进程。随着“精准扶贫”的提出，“贫困户”首次走进了基层治贫工作的视野，“谁是真正的贫困户”成了亟待解答的现实问题。潜环指出，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户与“边缘户”之间致富步调的不平衡，正在浮现为“精神扶贫”层面的又一关键议题。

来自驻村工作队的周亮、夏文杰同时也是非虚构文学创作的业余爱好者。扎根于大别山中大悟县陈河村的周亮用自己的现实经验印证了工作难点的变动：“现在，主要工作对象的确正是被评定为‘非贫困’的‘边缘户’。他们最苦恼的是，享受不到‘两不愁’与‘三保障’，光景反而不如原先的‘贫困户’了。”为了记录扶贫工作中的一手经验，周亮在微信公众号上开始了“扶贫手记”的公开连载。“300多天，我还没把一个村子的故事都讲出来。”他与众人分享着自己眼前的现实挑战：“写作‘手记’与入户工作，仅凭我一个人已经渐渐有些分身乏术。”正担任湖北省枣阳市鹿头镇刘庄村驻村第一书记的夏文杰同样将记录扶贫经验视作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自然反映。“这些故事里不仅有老百姓的淳朴生活，也记录着我们这些扶贫人的酸甜苦辣，它们不仅仅是一份减贫报告，也是扶贫工作者对自我的重新审视。”对于这份“报告”的内容，夏文杰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在政策内容与乡村现实之间，非虚构写作的分寸与边界究竟应当如何把握？”

作家群的叙事探索

“精准扶贫”的现实状况与基层工作者的写作经验，一方面印证了文化与文艺领域在“精准扶贫”语境下展开乡村书写的必要性，一方面也标记了此类书写可能遇到的难点。立足于骨干作家的集体创作体验，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作协主席李兴艳提出了“‘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对作家群体提出的两项使命——捕捉真正的“现场感”，实现对包保干部、扶贫对象等不同“立场”与“视角”的协调与整合。由此出发，任教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陈国和教授认为，“精准扶贫”的参照视野正在令当下的乡村书写表现出新的审美特色，一方面以丰满的人物形象支撑干群关系的成长变化，在阐释“扶贫重在扶志”的同时回归文学创作的初心；一方面则以“精准的真实”还原乡村生态，恢复文学书写介入社会现实的“及物性”。

同样有感于同类乡村书写的文本经验，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李雪梅着眼于“这种下沉式写作对现实主义本身的拓展”，提出了“精准扶贫”背景下乡村书写在审美意义上亟待梳理的三组平衡关系：国家话语和文学个性表达，乡村现实和文学想象，生活经验与审美经验。李雪梅谈到，在“精神扶贫”脉络上，农民的新启蒙故事与干部的自我救赎再次接续了“文学是人学”白话新文学传统；全新写作资源与生活“实录”的涌现则为文学文本的审美升华提出了新的要求。针对同类书写中不同立场与视角的并存，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叶李认为，与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各阶段农村书写发生观照的“扶贫文学”不应简单地被“扶贫”所框限，而应当是一种多义的写作方式，至少可以是对“扶贫人”与“扶贫对象”的“双向书写”。“这种多义写作呼唤着一种把握城乡关系、确定身份认知的总体性视野。”她进一步阐述道：“与劳动类似，土地不仅是一种物质生产资料，同时也携带着特定的伦理与文化内涵。往返于城乡之间的人，其在变动中的自我认知，其具体困境的彼此差异，正是现实主义文学认知现实的关键所在。”

乡土文学传统的赓续与发展

围绕“‘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这一主题的内涵与意义，本期沙龙主持人陈国和教授认为，这种乡村书写携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代印记，延续了70年来社会主义文学对乡村写作经验，因而可以视作是当代乡村书写在“赵树理方向”乃至“柳青道路”参照下的一次重新出发。

沿着当下农民的自我认知之路，武汉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朴婕认为，“‘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事实上正在把握市场经济下农村与农民的转化过程，新农民、农民工、新工人这组身份标签，意味着不同的身份视野，潜藏着书写当下农村转型与经济社会秩序的新话语方式，“‘乡村’，正是新中国语境下出现的新文化范畴，在这个意义上，书写乡村恰也是建构乡村、把握当代中国脉动的思想路径。”

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高晓晖以多元性、全局性、历史感、多视角为关键词总结了本次沙龙的特色与成果。与此相呼应的是，《长江文艺评论》执行副主编蔡家园表示，本期讨论延续了沙龙“立足当下，保持介入性，探索与创作和现实的关联”的初衷，实现了多领域间的自由对话与平等交流。

作为一次话语体系意义上的越界实践，本次沙龙在“精准扶贫”语境中纳入了三类知识体系，即媒体报道与新闻书写、文艺研究与文化研究，以及农民群众自身有关“新人民文艺”的自我表述。纵观沙龙全程，“‘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率先为扶贫减贫事业、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叙事、文艺书写的深度对话开辟出了新的意义空间，也为新时代的乡村书写本身绘制出了最初的文化地图。

艺术生活化 生活艺术化

——华中农业大学校园文化活动纪实

本报记者 何红卫 柯利刚

“为了以一流的文化涵育一流的人才，华中农业大学十分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真正把校园文化作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和全员、全程、全方位‘三全育人’的重要途径。”华中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高翅说。

制度保障：变储能为释能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华中农业大学专门成立了文化建设委员会，负责制定学校文化建设规划和审批年度工作计划。这种制度设计强调突出文化活动和校园环境氛围的育人品性、学术品貌和文化品位，切实推动校园文化活动由数量型向品质型转变、由展示型向参与型转变、由娱乐型向涵育型转变、由品牌型向常态型转变。

除此之外，华中农业大学还搭建了校园文化活动的载体项目“狮山文谷”。在具体运作中，“狮山文谷”以书籍、电影、绘画、音乐等各类广义阅读的信息服务和优质活动为服务载体，面向全校师生发起并提供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建设委员会这样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优化了大学文化建设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真正把创新发展校园文化建设的效能激活并释放出来。”华中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程华东说。

学生参与：变被动为主动

常见的校园文化活动，往往由校方循例而办，在某一特定的时节，组织一场类型化的活动。这样的文化活动缺乏互动性，学生也大多被动参与。

华中农业大学的校园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够吸引学生主动参加，是因为它更有理念基础。“文化建设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把学生当作文化活动的主角，自己则一门心思当好配角、做好服务。”该校文化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彭光芒教授说。

华中农业大学的很多校园文化活动，不但能够吸引学生主动参与，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的文化活动，就是学生主动组织策划的。

在校文化办的鼓励和协助下，水产学院擅长笛箫的李泽巍和工学院精于小提琴的董和霖，在今年的10月10日，联手主持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乐友交流会”。“两人还设计了各种轻松好玩的小游戏，与现场观众互动。”校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冯楠说。

对于这次经历，李泽巍最大的收获是，在以成绩为中心的评价体系里一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的自己，如今有了足够的信心和底气，“眼前的一切都在告诉我，可以像艺术家那样生活。”李泽巍说。

艺术生活：变少数为多数

“策划的人多了，参与的人多了，艺术生活就会从少数人的生活模式，变成多数人的生活模式。”校团委书记彭小川说。

在华中农业大学，不管是文化活动的发起者还是参与者，都深深明白，校园文化活动着眼于人的综合素养和长远发展，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美育人。“华中农业大学原创话剧《牵挂》，除了‘真实感人’之外，还有一个罕为人知的特点，那就是所有参演人员均为我校非艺术专业的‘90后’甚至‘00后’大学生。”文法学院辅导员、话剧《牵挂》第一代主演陈丽介绍说，“这说明校园文化活动不是少数艺术特长生的专属，全校所有学生都可以自由参与。”

在这种理念的感召下，校园文化活动成了广大青年学子共同天地。比如工学院的毕业生们曾经将15台农机打扮成花车在校园巡游，被称作“工学院专属硬核浪漫”。

“毕业荧光跑”“稻草人文化节”……近年来，集体自发的艺术活动越来越多。华农人也越来越坚信，艺术的生活转化，可以让越来越多的学生发现自身潜藏的“文艺细胞”。

美在民间

华蓥山中『坐歌堂』

邱海鹰 文/图

四川省广安市境内的华蓥山，风光无限，人文荟萃。“坐歌堂”便是华蓥山灿烂的民俗文化之一。据华蓥山的老人介绍，凡山里人的闺女出嫁前夕，女方家姐妹及邻里好友要唱嫁歌为闺女送行，这种婚嫁习俗往往在女方家堂屋里举行，故称“坐歌堂”。其实，华蓥山“坐歌堂”的历史源远流长，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就记叙了当地民间伴嫁唱歌的习俗：“嫁女之夕，新人盛饰庙坐，女伴亦盛饰类辅之，叠相歌和，含情凄婉。”

“坐歌堂”由迎灯-开声-起歌堂-骂媒人-讨压箱-送灯几部分构成。演唱时，堂屋中放一方桌，桌上置干炒货、糖果茶水之类，两个姑娘手执银灯（或烛台）把头顶红帕的新姑娘迎进堂中坐方桌上方，叫“迎灯”，待坐定后大家齐唱，叫“开声”。接着，姐妹中一个先领唱，叫“起歌堂”，如“大河涨水小河浑，小河边边栽兰荆，兰荆好吃树难栽，歌堂好坐头难排。”起歌毕，众姐妹便轮流唱。歌曲内容有劝慰新姑娘的，有夸新姑爷的，有忆姐妹情深的，也有调侃媒人的。在内容之外，唱的形式也多样，或独唱，或齐唱，或一领众和。其间穿插新姑娘唱哭爹妈的，哭兄弟姐妹三亲六戚的，凡哭的对象都要掏出钱来作新姑娘的送行礼，叫“讨压箱”。直到应哭的对象哭完了，媒人便把男方带来的歌堂礼放在桌上，分配歌堂礼，这时，众姐妹便唱撤歌堂的“送灯”歌，譬如“竹叶青来柳叶黄，撇把柳叶扫歌堂。”

“坐歌堂”源于民间，内容善用“赋、比、兴”古典修辞，生动形象；曲调舒缓有致，简单易唱，具有地方民歌的典型特点；歌词几近口语化，上口易记，既生动又充满浓烈的泥土气息；歌曲氛围或哀婉、或诙谐、或幽怨、或深情，情感跌宕起伏，极富感染力。从唱腔到内容，“坐歌堂”生动地记录了民间当地的社会生活，是了解、研究民间风土人情、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妇女地位、表演艺术、民间语言、民间音乐、服饰饮食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

近年来，华蓥市文化和旅游部门多次派出专业人员，深入山区了解、调查“坐歌堂”这一民俗的历史和现状。通过对传人的音像记录与口述整理，现已搜集“坐歌堂”所唱各类嫁歌200余首，为“坐歌堂”重回舞台奠定了宝贵的基础。

艺术团演员为村民义务展演民俗文化节目“坐歌堂”之“化新妆”。